

人物專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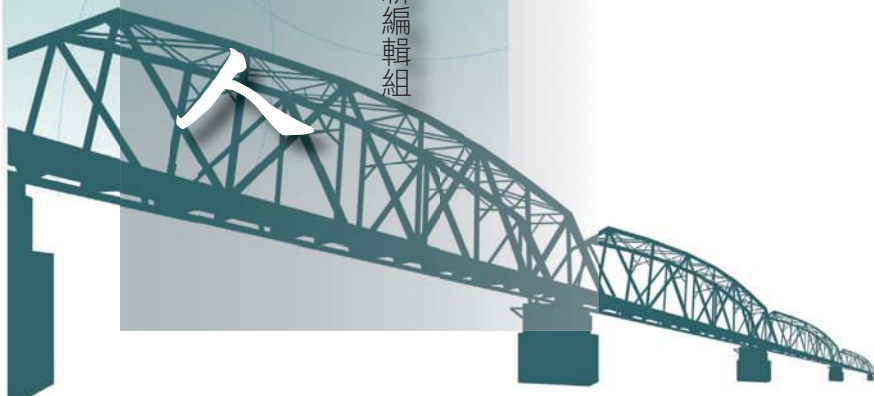
悲心弘願 千年第一人

一代佛教宗師 | 佛光山星雲法師

日新編輯組



心懷渡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
問我平生何所願，佛光普照五大洲。
雲水三千遍法界宣揚「人間佛教」
的星雲大師，不但是一位宗教家，
更是一位集「仁者」、「儒者」、「學
者」於一身的世界級領袖大師。



合掌人生

烽火連天，亂世清蓮

佛教是對於人生苦難有深刻體認和領悟的宗教。大師來台之前，走過貧困的童年和戰火，出家早期也是一路顛簸，試問這段期間的經歷，對於大師日後的佛學領略上，有何影響？

民國 16 年（西元 1927 年）的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正當蔣中正和孫傳芳的軍隊在江蘇省江都縣鎮江一帶激烈對抗的時候，我也呱呱墜地的來到這個世間。

家境雖然窮困，但是感謝父母生予我勤勞的好性格，而喜好行佛的外婆更奠定我佛性。通常年幼的小孩都愛玩，但我卻喜歡踏實做事。因為家裡貧窮，沒錢買米、沒錢供我讀書，就在家裡幫忙家務，清晨及黃昏時外出撿拾牛糞，拿回家當材燒或賣錢補貼家用，生活還過得去。

十歲那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侵略中國，開始了八年的「中日戰爭」，我也跟隨流亡潮各處逃亡、流浪。後來日軍全面占領了江蘇，有一次趁機跟著外婆一起回故居一看，結果江都的小鎮已完全被戰火摧毀，焦土遍野。所以我對戰爭的印象只有一個，那就是「殘忍」。

事變當年，父親出外至南京行商，一去兩年渺無音訊、生死未卜，十二歲的我便隨母親至南京尋父，尋父過程中始終沒有父親的消息，據鄉人推測可能歿於南京大屠殺中，後來答應棲霞山寺禮志開上人披剃出家。母親在失去丈夫以及讓孩子出家的情形下，落寞歸鄉。我則在剃度後，師父給予法名悟徹，號今覺，進入棲霞佛學院開始修學佛法。

回憶從對日抗戰開始，甚至到我十二歲

出家之後的歲月裡，都在戰爭中成長，不但在死人堆裡躲藏、睡覺，甚至還有多次遊走在死亡邊緣的經驗，可以說是「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當時游擊隊和日軍不斷在家鄉的小鎮中上演拉鋸戰，每天白晝日軍掃蕩，夜間游擊隊反攻。那時候，兒童們並不知道槍砲子彈的凶殘，經常在戰爭過後，爭相跑到剛才作戰的區域，以數死屍為樂，看誰數得最多，誰就是贏家。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段淒慘的歲月，我就是在這種動盪不安的環境下長大。

我二十歲時離開寺院，有機會在出家的祖庭大覺寺邊上一間國民小學擔任校長。但當時國共戰爭又起，白天國民黨軍隊不斷進出，到了夜晚，共產黨的人員也展開活動，經常在學校上課，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又槍殺人了，回想起來，那時真的是提心吊膽地在過活，真正體會所謂「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這句話。

我現在已經退休了，照理來說，可以不管世事了，但我現在還是很關心兩岸間的事，為什麼呢？因為我不希望看到戰爭，我經歷過戰爭，知道戰爭的可怕。過去大陸人民生活窮困，而臺灣富足，所以臺灣說：「我們富有，大陸貧窮」，這樣的說法是不能和平的。後來大陸又說：「我們大陸很大，臺灣很小」，這也不能平等。因為不平等，當然彼此就不能達到和平了。以佛教的觀點來說：「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大」裡面包含了很多的「小」個體，才能成其大，而「小」裡面也可以包容「大」。再說一塊大石頭雖然很大，但是不及一顆小小鑽石的價值，所以價值不是以大小來論定。

佛教講平等，每個人都有清淨的佛性，不但男女平等、國家平等、事理平等、有無平等，法界之中一切都是平等的。站在平等

的立場來看待一切生命、種族和國家，和平就容易達到了。

我常常在想，大要慈悲，要有愛，大陸若要以武力侵犯臺灣，臺灣是不會怕的，不會甘於屈服，是會盡全力一搏的，屆時必定兩敗俱傷；不希望看到這樣子，國與國之間彼此要和平相處，臺灣也不要逞兇鬥狠，戰爭的事不由得你不怕，因為生命是可貴的，所以我主張大陸對臺灣要慈悲，臺灣對大陸要用智慧，以四兩撥千金之勢化解紛爭，現在很多人批評政府的兩岸政策太過於軟弱，但我不覺得。幾十年前，中國大陸靠乒乓球打開世界的外交，我們現在也該思考，要如何用智慧來增加臺灣的國際空間，不是凡事都得拼拳頭、靠刀槍。

現在我八十幾歲了，八十年的歲月可以說是從戰爭裡走過來的，對於戰爭，心中的感受是：殘忍、悲痛又無聊。但是我們如何才能獲得和平，才能讓無辜的民眾免於傷害？生命很寶貴，能來世間一次，如盲龜浮木般，實在不容易，如此無謂的犧牲，至為可惜。

弘法

披荊斬棘，貢獻臺灣

請問大師，在數十年弘法經歷中，面臨最大的困難為何？大師如何克服此些困難？

當年來到高雄縣大樹鄉開山是一種緣分，我當初並不是要來這裡建寺的，也沒有那麼大的志願及雄厚的經濟力量，本來我有意購買現在澄清湖旁圓山飯店附近的土地，但因為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為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於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為了助人一臂之力，就毅然買下佛光

山現址，因為這個因緣，就到了這裡來。當初這裡到處都是山溝，很難整建，感謝大家幫忙才有今天的佛光山。

我於 1949 年來到臺灣，當時臺灣正處於白色恐怖時代，民眾幾乎都沒有鞋穿，光著赤腳，他們好奇地看著我穿的鞋子，我便毅然決然地把鞋子脫下來丟掉，也一同打赤腳，為什麼呢？因為我也是臺灣人。我在大陸歷經了中日戰爭、國共戰爭，幾乎都是在戰火中度過，來到臺灣後，過了幾十年太平的日子，臺灣太好了，所以我現在要報答臺灣。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臺灣更好、更富強，過去臺灣曾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擁有睥睨世界的經濟奇蹟，那時國際間雖然不承認臺灣，但臺灣的護照到處通用，辦簽證也很快捷，為什麼呢？因為那時臺灣富強。什麼是富強？就是社會有秩序，社會公道，社會正常，社會道德，社會公平；而臺灣要富強不是光靠哪一個人就可以做到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

我在二十年前看到臺灣的媒體，常常做些負面的報導，那時就想說要來改變，提供獎金，鼓勵好的媒體，但一些媒體人就謠傳說我要買媒體，嚇得我不敢做。不過現在我不怕了，最近我們成立了「星雲真善美新聞貢獻獎」，獎勵對臺灣社會有重大貢獻或發揮正面積極影響的新機構與從業人員，得獎者可獲得一百萬元獎金，有人說獎金會不會太多了，我說不會，因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要鼓勵新聞從業人員堅持理想、傳承典範，發揚社會公器責任。由於我不是媒體方面的專家，所以邀聘專家學者如高希均、柴松林、曾志朗等人成立「星雲真善美新聞貢獻獎委員會」負責辦理「星雲真善美新聞貢獻獎」事宜。

管理

定法要嚴，執法要寬

大師在管理理論與實務上的能力，即彼得杜拉克亦不遑多讓，請問大師之管理理念為何？

管理學是現代最時髦的一門學科，也是因應時代進步而產生的一門學問。世間上，物品的管理或事情的管理都比較容易，因為物品既不會表達意見，也不會和我們對立抗爭，怎麼安排，它就如何發揮功用；事情的處理，也有一定的原則，如果能將事情的輕重緩急拿捏妥當，把事情的好壞得失權衡清楚，管理起來也不覺為難。

管理學中最難管理的是「人」，因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煩惱，很多的意見，尤其面對不同的思想、習慣、看法、學歷、資歷，不同的地域、籍貫、年齡、生活背景等，在這麼多的差異之中，要將他們統攝管理是非常困難的。

如何把人管好？我常說「有佛法就有辦法。」什麼是佛法？慈悲、智慧、權巧方便、六度、四攝等等，都是人事管理時，可以運用的妙法。另外，要把人管理好，自己必須具備「以眾為我」的菩薩精神，例如要能為人著想，能給人利益，肯幫助別人，讓每個人「皆大歡喜」，就是管理學的最高境界。此外，在人事管理上，最好不要用否定的態度，不要一味的說「這個可以，那個不可以」；過分講究規矩，往往難於管理和成事。所謂「定法要嚴，執法要寬」，真正擅長管理的人不強迫要求，卻在「無為而治」中，讓屬下「心甘情願」的奉行，也從寬容、尊重裡，得到進步成長和發揮的空間。我覺得管理不是命令他、利用他、限制他，而是要接受他的困難，問他的願望，替他解決問題，滿足他的願望。我以前在佛學院當院長時，許多學生因為考試到了，要開夜車，得

到處躲避老師的追查，我就替他們把風，所以佛教的戒律在於不侵犯他人，只要不會讓他人、團體造成傷害，何妨開個方便門。

所謂「法身自性」，就是我們本自具有的佛性，在橫的空間上來說，世上任何一種東西的大小都有其限制，唯有真理和我們的法身慧命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無處不遍，無所不在，故曰「橫遍十方」；在縱的時間上來說，雖然我們的肉體有分段生死，但是我們的真心本性卻能超越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限制，不生不死，永恆一如，故曰「豎窮三際」。所以，簡而言之，所謂的「法身自性」，無非就是互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的真理，而「橫遍十方，豎窮三際」，即是真理之用；既然是真理之用，則放之四海皆準，做人處事又怎能自於其外？所以，「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就是管理最高原則。管人難，管自己更難，自己要守時、勤奮、樂觀，做好分內事之餘，也要在乎大眾利益，讓法喜充滿。

「倉廩食，知榮辱」—富足而後廉能 如何才能有效建立廉能政府？

廉能政府的建立不能只靠建立法規與制度等治標方法，而是要從人性面著手，我舉個例子，當一個人沒有飯吃，餓得快受不了了，看見桌上有一碗別人的米飯，你說他要不要吃？若非經過他人同意而吃了，那就是偷，如果是你，吃不吃？如果是我，答案是「會」，因為這就是人性，人性是要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我覺得客家人有一個字用得很好，那就是「足」字，你若問客家人：「吃飽沒？」他不是回答：「吃飽了」，而是回答：「足了」，代表我滿足了。人要做到知足，是件不容易的事。但要如何才能做到「知足」呢？首先，要把別人的利益擺第一，自己的利益擺後面，其次要做到「大家好，我才好；大家窮，

只有我一個人富，那也不會開心」。又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衣食不足，則不知羞愧。所以政府一定要從人民最根本的生活改善做起，做到使人民衣食無缺，進而知足，而後才能創造廉能政府。不該一昧的採用限制、禁止的手段，應思考如何才能讓人發自內心的循規蹈矩，屆時廉能的目標自能水到渠成。

教育 自覺，行佛，救社會

佛光山相較於其他佛門學派，從早期經辦幼稚園起，即特別重視興辦學校教育以及佛學的推廣教育，大師弘法亦善用現代媒體，我們看到大師對於教育非常用心，在艱困時刻亦不忘立德、立言，請問大師之教育基本理念為何？國內教育制度有何需要改進之處？

臺灣的教育成功與否，除了學校的因素外，家長要擔負很大的責任，例如小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尊嚴」，但很多為人父母者不懂，經常拿自己小孩的功課、個性等與他人小孩作比較，甚至在自己兒女面前誇讚別人，卻貶抑自己子女；如此不但傷了其自尊，無形中更催化了其叛逆的心理，而使其徹底沈淪；此時就在父母無心及望子成龍的急迫心裡的狀態下，產生了問題兒童。

至於學生在學校學習不彰的主要原因，依我的觀察，主要在於無法專心聽課。三十年前，有一個朋友邀請我到學校講課，他說我周遊世界，希望我將走訪世界各地的經歷，與小朋友分享，肯定對他們受益無窮。當我在課堂上開始講課時，卻有人在削鉛筆，繫鞋帶，遞紙條，更有人在看天花板……，沒有幾個人用心聽課。我那時有很深的感觸，如果不用心，就像茶水沒有準確地倒到茶杯裡，一切學習都是枉

然。在家裡，父母只給孩子打擊，沒有鼓勵；在學校又無法用心的學習，教育自然出現問題。

我常在思考，臺灣的教育應如何徹底改進，個人覺得應該先從小處著手，喚起全民的意識，包括社會改良、秩序加強、道德重整，我曾經因為媒體對我言論的錯誤報導而請求更正，但對方卻回答，要這樣寫，報紙才具有可看性。又媒體對於刊登具腥、羶、色文章之興趣更勝於引人向善之文章，凡此種種皆屬社會病態。

要如何喚醒全民？有一句話叫「自覺，行佛」，讀書要讀得好，要先自覺。家庭要快樂，要自覺；社會要自覺，每一個人都要自覺，救醒自己，認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自覺的教育，考之於西方社會，他們從小就訓練學生要懂得自己思考、懂得發覺問題、懂得解決問題；「行佛」則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實踐奉行，是要服務、善於助人；要做好事，行佛的行為。

法律

「非、理、法、權、天」 —因果循環，真理不滅

請問大師對現今法律制度有何改意見？如死刑之存廢、蘇建和案等，如何才能有效肅貪防弊？

將寶貴的青春歲月浪費在監獄中，多麼可惜！剛關進監獄的犯人還是好人，但在獄中則彼此互相傳授犯罪方法而學壞，故獄中人愈多將來社會問題也愈多。學佛者要有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懷，那裡沒有佛法，那裡有苦難，都要主動前去。

五十幾年前，我就曾到臺灣各看守所及監獄為受刑人講書及心理輔導。數年前，也曾至監獄輔導過蘇建和案的被告。對於受刑

人，我個人的看法是，將受刑人監禁在監所裡，奪他們的自由，雖可達到懲罰之目的，但反抗性是人的本性，人若覺得不受尊重，愈禁止，則其反抗心會愈重；我曾建議當時的法務部長廖正豪先生，將受刑人交給我三個月，我把他們安置在寺廟中，不限制他們的自由，讓他們感覺到社會的溫暖，不再和社會對立，進而接受社會，摒棄報復心及仇恨心，達到教化的功用。但可惜部長並沒有接受我的建議。

學法之人及出家人，廣義的來說，皆是法律人，我們出家人是處於上游處，教導人不犯罪，要有道德及智慧，心存慈悲心，做好人及說好話等。待此些方法皆無效時，方是法律發動之時。

基本上，這個社會需要靠法律來維持秩序，但是道德良知、因果觀念，對社會的安定還是很重要，日本早期有位楠正誠將軍，在受冤被判死刑後，留下「非、理、法、權、天」五個字。說明無理不能勝過理，有理不能勝過法律，法律不能勝過權力，因為有權力的人可以改變法律，但是「權」卻無法勝過「天」，「天」就是因果法則。

各位法律人，不論讀法律的書、讀文學的書、讀哲學的書，書中總有一些道理，讀通了、瞭解了，才是重要。我舉個例子，之前臺南有個人來找我，說要拜我為師。我問他的情形，他不太願意講。但他說他很有修行，打坐可以持續五、六個小時、甚至七、八個小時，並強調他的定力很高、禪定很深。我說不要講這種話，外人可以這樣講，你對我怎麼可以這樣講，人光坐著是沒有用的。通了、懂了、通達了，就是開悟，悟了沒有才重要，沒有開悟皆無用。

司法若要做到沒有冤情是很難的，但法律人就是要盡可能讓每件案子沒有爭議，我也時常在研究要如何讓世界沒有冤屈。

也看到很多的檢察官、法律人，一碰到死刑，就要翻案，到最後無罪釋放。這個也了不起，要找出不少證據，才能翻案，因為人命關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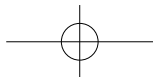
尤其是法律人，要愛護法、保護法，把法制樹立起來，臺灣社會才會更好。此外，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社會上有一些人積極提倡廢除死刑，甚至有些國家的法律早已廢除死刑。廢止死刑到底妥當不妥當呢？犯了其他罪過都能給予諒解或是將功折罪，但如果是殺了人自己卻可以免於一死，這是違反因果的。以佛教的因果法則來看，廢除死刑不合乎因果，所謂「如是因，招感如是果」，造因不受果報，這是不對的，因此對於社會上有些人主張廢除死刑，死刑一概廢止未必是好；但是如果動不動就殺，也不能解決問題，有時候他殺了人，自己受到良心的譴責，生不如死，反而比讓他死了一了百了的處罰更難堪。

一個社會要長治久安，不能只靠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制裁雖然能恫嚇於一時，卻不能杜絕犯罪於永遠；唯有持守佛教的戒律，體現「慈心不犯、以法攝眾、以律自制、因果不爽、懺悔清淨」等教義，才能確實改善社會風氣。因此，有人主張「亂世用重典」，但嚴刑峻罰只能收一時治標之效，正本清源，應該宣揚因緣果報的觀念，才是治本之道。

就司法制度而言，我個人的看法是應該提高司法人員的待遇，讓他們覺得金錢不再重要，減少金錢誘因，司法制度就會公平。

迷悟之間，善惡參半

大師致力於推廣人間佛教，請問大師，在忙碌及卻步迅速的現代社會，我們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佛學教誨？



宇宙間，白天一半，夜晚一半；太陽和月亮也都各佔一半的時間；春夏秋冬也是把無盡的時間分成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各得其所。而我提出「一半理論」：這個世界被劃分是「一半一半」的，東半球一半，西半球一半；海洋一半，陸地一半；高山一半平地一半；植物、動物也都各佔有一半的地盤。社會也是分為「一半一半」的，光明善美只擁有了一半的社會，黑暗醜陋也佔去了一半的社會，男人一半，女人也是一半；善的一半，惡的也是一半；是的一半，非的也是一半；即使是佛也只能擁有一半的世界，另一半為魔所有。喜歡月圓的明亮，就要接受它有黑暗不圓滿的時候；喜歡水果的甜美，也要容許它通過苦澀成長的過程。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水能把火熄滅，火也能把水蒸發，彼此彼此，互不相讓，因為都是「一半一半」的原理。所以，聰明的人鄙視愚笨的人，愚笨的人吃定聰明的人，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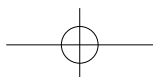
人間能夠把「一半一半」的關係擺平，給予正常化，這個世界還能共存；假如一定我要打倒你，你要打倒我，那就紛爭擾攘，各有所損。我們最好的作法是，用好的一半、善的一半，去影響壞的一半、惡的一半。檢察官是正義的化身，要去感化那壞的一半，影響多少，不要寄予太大希望，任何人只要能接受好的一半，在壞的一半裡自然減少。接受好的，包容壞的，才能擁有全面的人生。

因不了解而反對，因了解而信仰

中國佛教史上曾發生過四次嚴重的法難，韓愈甚且作「諫迎佛骨表」，請問大師有何評論？

歷史上，有許多君王信奉道教不信佛教，他們下令「毀滅佛教」，拆毀寺廟，逼迫出家人還俗，同時嚴禁佛教。古代最嚴重的就屬三武一宗，即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除此以外，尚有太平天國、馮玉祥、奧馬爾將軍、基督將軍等。欲滅佛之人雖多，但佛教是滅不了的。佛教係在春秋戰國時代傳至中國，當時是百家思想最興盛的時刻，有老子、莊子、墨子、孫子…等，但是這些思想後來都慢慢沒落，唯一只有佛教可以延續、生存，可見得佛教有其存續之道理，那是因為佛教講人道。中國的哲學思想家，不講天、不講氣象、不講治人間，如此就跟人的關係較疏遠；而佛教講生、老、病、死，主張因果，都是跟我們有切身關係的，這也就是佛教的因緣說。

提到韓愈，其晚年對佛教的貢獻頗大，但他沒有講，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但也難怪韓愈上諫迎佛骨，國家每年要花那麼多的費用，把那佛指骨舍利從法門寺運到長安來供奉，全國上下都不做事了，這太狂熱了！信仰是一種心靈道德的改進模式，非純粹只是膜拜。韓愈因為諫迎佛骨被唐憲宗貶到八千里外遠的潮州，當時潮州地處南荒，文化未開。後來韓愈耳聞此地有一位高僧大顛禪師，道行超邁，深為大眾所推崇，有一天抱著問難的心情前去拜訪大顛禪師，此時，正當禪師入定禪坐，不好上前問話，因此苦等了許久，侍者看出韓愈的不耐煩，於是上前用引磬在禪師的耳邊敲了三下，輕聲對禪師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意思是說禪師的禪定已打動了韓愈，他服氣了，現在應該用智慧、用說話開導他，拔除他的執著。韓愈在旁邊聽了侍者的話後，立刻行禮告退，他想說我領教了，從此後就皈依了大顛禪師。



一向對佛教桀傲不友善的韓愈，受到大顛禪師的教化，從此對佛教一改過去的態度，對佛教能夠站在「同情」的立場，給予客觀的評斷，並且和大顛禪師相交甚好，其往來問答的公案很多，臨別潮州時，曾經贈送禪師詩句說：「史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義著南荒；肯因一轉山僧話，換卻從來鐵心腸。」

宋代的黃魯直也曾說：「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為之沮。」佛法感人力量之深入，移情化性之真切，雖頑石也會點頭，更何況是一代古文大家的韓昌黎。

所有過去不信佛教的，毀謗佛教的，最後接受了佛教。現在人常說「都是因為不了解而結婚，因為了解而離婚」，我們這更妙，是因為「不了解而反對，因為了解而信仰。」

以教育導正歧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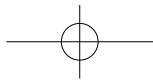
適才大師提出一半一半理論，屏東縣的犯罪類型中，毒品犯罪、酒後駕車及竊盜案也佔了一大半，請問大師，對於此類案件應如何導正？

喝酒本身並不嚴重，佛教之所以禁酒，在於酒意過後，人們的腦袋便不堪思想，以致發生失言、誤事，甚至亂性等妄為之行為。然而，為何酒後所引發的罪如此之多？五戒當中殺、盜、淫、妄（妄語）、酒，似乎酒是最不重要的，但實際上酒是最容易引發其他四戒的。在此舉一個與酒有關的小故事，一位先生在家無聊，喝了酒，眼見沒有下酒菜，又見鄰居家的一隻老母雞從門前走過，臨時起意便盜來宰殺。待酒足飯飽後，婦人歸來，便問男子：你有看到我家的雞嗎？只見他醉的東倒西歪！又見婦人頗有幾分姿色，便藉酒調戲，於

是殺、盜、淫、妄都顯現出來了。所以喝酒很麻煩，會引發諸多問題，甚至喝酒亡國的君王，在歷史上亦屢見不鮮，所以酒甚有傷道德。對於喝酒，我的看法較為寬鬆，只求啜飲不求醉，只要不狂飲、噬酒，能夠節制飲酒，不喝醉犯其他戒條，保留住人性面，都是可接受的；禁止喝酒反而會適得其反，所以要給予對方一點空間。

再來談到毒品，這個就更不能碰了，因為毒品可怕之處在於不只殘害我們的健康亦敗光我們的家財；侵吞家世祖宗的榮譽；會把家所有的財產都給吃光；把人生也毀了。歷史上宣統皇帝的最後一個皇后，那麼美麗、權威的一個皇后，因為吸毒導致病弱不堪。毒品要戒除很難，吸毒者看到別人在吸食，自己也會受不了誘惑。我認為吸毒是一種病，不一定要把它當犯罪，因為至少沒有妨礙他人，只殘害自己，所以應該把他當作病人強迫他治療。

還有竊盜的發生，就是因為貪心所致！人心常會有貪念，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個罐子，就想要踢一下；看看罐子裡是否有東西可以撿拾；到飯店裡住，看見東西就想順手牽羊。在佛教裡，財富分為共有及私有的，陽光大家都可以去曬，海水你可以去用它，公園、公路你去走走，去使用它，都不會有犯罪的問題，因為這都是公有的，但私有的就不容許在未經所權有人同意的前提下去使用它。而竊盜就是對私有的財產起了羨妒。佛教有句名言叫做「非予莫取」，你不給我的東西我就不要，而現在好像不是如此，沒有這種好習慣。這些都須要靠「教育」來導正，教育還要有因果觀念；懂得感恩圖報、發心回饋，有了生活的教育，就與單純獲取知識的教育不同。我個人從事建設佛光山以來，從未與人訂立契約，我想「以宗教信仰的道德，如果



不足以讓彼此的信賴，還需要靠法律來維護，豈不是降低宗教的價值嗎？」所以世間上即使有多少條文規定，重要的是，彼此要信守道義、承諾，能做到如此，這也是社會的一大成就。

精進人生三百歲

我們在世間上生活，與我們最有關係的就是「時間」。我們這一生的壽命，分分秒秒在減少，可以說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常聽到有人說：「我時間不夠用！」讀書人的時間不夠用，要趕夜車；上班的人時間不夠用，要加班。很多人到了中年、老年更是苦惱自己「歲月無多、去日不遠」。

記得我二十歲從佛教學院畢業，將自己奉獻給社會大眾之後，一生就沒有放過年假，也沒有暑假、寒假，甚至星期日還比別人更忙碌。從早到晚沒有休息，不但在殿堂教室裡講說弘法，在走路、下課的空檔，甚至在汽車、火車、飛機上，我都精進地辦公、閱稿。幾乎每一天都在分秒必爭、精打細算中度過。如果以一天能作五個人的工作來計算，到了八十歲，就有六十年的壽命在工作，六十乘以五，不就是三百歲嗎？這就是我主張的人生三百歲；這三百歲不是等待來的，也不是投機取巧來的，是我自己辛勤努力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學會善用零碎的時間，在等車子、等客人、等上課、等開會、等吃飯時，訂計畫、想辦法，或思考文章的內容鋪排、佛學上難懂的名相，或回憶讀過的名著佳作等，如此，不但培養我集中意志的習慣，也增進我從「聞、思、修」進入三摩地的能力。

自古以來，每一個成功的人除立志外，更要發心，以精進修持為終身受用的資糧。所以對自己的一切要有所認知：

第一，要有時空觀念的現實認知：

一個人在世間上最要緊的是要懂得人生三間：時間、空間、人間。

第二，要有傳統觀念的歷史認知：

一個人思想要現代化，但生活要傳統，所謂「傳統」就是在合理合法下，適合我們身分的作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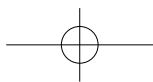
第三，要有文化觀念的普遍認知：

人類隨著宗教、歷史、經濟、風俗等不同，而孕育出東西不同的文化，日本之所以能成其大，是因為一直不斷在吸收外來良好的文化，如中國的漢字、唐代的建築，並引進農作物來栽培等等，只要有利於改善國家的事物，絕不會墨守成規，尤對西方的科技、電腦、精密工業也都樂於融和吸收而成為自己的文化。

養生益壽之道—「歡喜」

請問大師養生之道為何？

之前出席個活動，現場突然有記者問我如何養生，我突然間語塞，因為我沒有刻意在養生，不懂何謂養生之道。不過我的生活確實過得很簡單，每日清晨四、五點起床，三餐固定一菜一飯，沒有食用過補養品，也從來都沒有放假休息過，這種習慣從沒改變過。我後來想了想，所謂養生之道應該就是「歡喜」。一見到人就歡喜，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也都歡喜，對於沒有興趣的事，能把它做到歡喜，這應該就是最大的養生之道。我很會歡喜，也喜歡歡喜，什麼事都好歡喜，也很感恩、很甘心，沒有傷心，沒有不得了的事，沒有困難，這就是養生之道。人生的種種病痛，大都是對外來事物牽掛太多，以致心不能靜、氣不能和、度不能宏、口不能默、瞋不能制、苦不能耐，貧不能安、死不能忘、恨不能釋、矜不能持、驚恐不能



免、爭競不能遏、辯論不能息、憂思不能解、妄想不能除，種種都是因未淡、未空所致。若能以般若空慧觀照，不執著有病、無病，健康、不健康，一切隨順因緣，隨順自然，相信就能生活歡喜，身心皆自在了。

三好運動淨化人心

關心和平、關心人心淨化，只要人人都遵行「三好運動」就夠了！身、口、意，人就是這三樣東西所組合協調而成。因此「三好」即：身行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念。人與人之間互動良善，保有善意。

再擴大來說，我對世界最厭惡戰爭，只要不戰爭，我就滿足了，所以現在這個世界保持和平最重要。和平是我的最高的理念，倡導和平，人和人要和平、團體與團體和平、民族與民族和平、國家與國家和平、世界和平。只要人人都不懷惡意，彼此互重、互惠，這世界的紛爭必然降低許多，達到幾近大同理想社會，戰爭自然消弭無蹤，給人們一個最適合生活的世界。

結語

世界和平，是我一路走來的理念，更是我們應該有的準則；在最後希望諸位大德能多行佛、奉行三好運動，多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不但能讓我們的心昇華，也去除了我們與世界之間的距離。宗教與政治是分開的，而心胸、智慧、人格的擴大，才能成就更大的世界與空間。

（本文由吳宜霏、王琮仁、馮建堯、張宏瑞記錄整理）

